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卷一萬五千七百八十

集部

盤洲文集卷三十

宋 洪适 撰

記九首

分繡閣記

浙河以東曾岡峭峯盤深複陸出會稽道天姥百有餘里才得夷曠之地十有五頃以為天台郡郡踐山作郭而餘麓及屹立

闕

廢不可廬者亦十一二故官寺民

區鮮鉅麗之所

闕

州始有以員外置者僑宇

城之巽隅距黃堂七百步而羸其職業之商讞僚類之
謁請吏抱文書袂屬囂塵溢蹊間舉不以為便迺徙幕
曹之舍為今所居與二員相東西焉然規恢下窄榮楹
埃墨無復高明顯爽之觀獨東偏有地斗大叢榛壞甃
虬虺所潛前泐後乃指為棄壤則孳荆輦治培基建閣
以夏四日課材閱月而斤斧論功其高四尋衡袤二十
有七尺南北不及者九之一羣山縈環垂光獻狀閣以
分繡名推去冗牘登臨領畧則巖姿之西峙煙嵐霞采

之隱見時與意會舉杯屬客則琴歌奕思恢乎其有樂
地閣之下對植美竹以清閱目其堂後穿小池可容萍
藻則又為舞漪之亭或曰人在天淵間以百年為須臾
况宦游非常席甫煖而趨代令子來旬歲矣又如而是而
去何以茲閣為語之曰人能無以一生為寄則澡濯心
神期與前英聯橫能無以一官為不久則黽勉盡意必
有以美其政予年少質下若乘鴈雙鳬雖去來無益於
邦人然吾身朝夕于斯抑欲自適其適耳

台州添差通判廳壁記

天台之為郡環山枕海壤僻民愚牒訴簡少輸調有常
平時從容見謂無事故分曹授政絕贅冗者中興以來
影纓之士出為州郡佐貳率三四輩員外置者無郡邑
不有紹興二年是邦添設治中凡五易而某至被命遲
期者後復闕則茲員之設將踐武不廢迺裒名氏
官秩去來龕石壁間而係之言曰昔昌黎韓公嘗謂邑
丞貳令位偪而嫌文書視成一不敢省有丞負予之嘆

焉曾主簿尉之不若丞於郡者亦然厥有不蹈其中萎
焉視事事與民戚休貪殘放手漫不孰何曰此太守職
也吾何干夫是之謂負官否則錚錚表襮名權市威上
下相高茅楨崖異吏不確其承民情不得直夫是之謂
越位負其官越其位又不可然則奈何曰能使官不負
位不越清其心以求其平視著令唯謹外是而議夫何
知之有

耕獲齋記

毗陵王德強宅於賈山有年矣一日掃其室擁書數千
卷自娛其中命之曰耕穫齋作書抵予為之記予曰有
千金綺襦之子未勝衣而擊鐘鼎食旦歌夕飲目耽乎
錦繡耳習乎絲竹擣菹棊博一瞬百萬菽麥且未之辨
況知稼穡艱難也哉則學耕文獲之旨又何足以語之
予以儒名家且結廬饒曠之野火耘水耨鉏耰錢鏹之
勞固飲和而食德之矣予尚奚言雖然百畝之田一夫
荒之及上農廩庾則或相倍蓰非腴确不同雨暘之私

也繇其人之力不力爾六經百氏之書五帝三王十有五代之史人得而誦之至於發為辭藻則渾雄適麗骀骹燕近不翅天冠地屨者亦問學之有淺深而已今子知所以名其居則知所以潛其心知潛其心則必有以美其身異時舒紳鳴佩而軒眉金門玉帀之上人目曰此王氏子德強也德強勉乎哉

虔州重建教授廳記

國家立天下學官置教授即周師氏漢博士唐文學之

職所以化民成俗傳道受業者也然或以官冷吏責所
不加嗜閑狃媮漫弗嘗省官之設豈端使然哉今郡邑
從事掾鷄三嘯率治冠理笏奔伺太守賓舍守出黃堂
上謁者導之進乃僂而趨前屏氣危坐以其職次起白
請守借之色辭則舒舒自賀否則背芒股并且受譙問
惟郡教授泊然家居間一造詣坐上坐衆皆並廡羅出
太守見教授呼先生衆退各庀其局弄刀筆了錢穀獄
訟之事林林綜綜終酉未休教授乃對諸生詠周孔之

道稽治忽商文章凡塵全俗猥一不我濁禮之優職之
清如此故咨擇不歸吏部歸宰相虔在江西為一都會
舊有學泯于兵燹閱數年始克像先聖先師而殿之齋
房以列而校官僑處生師風馬不接時胞人之共羞則
連衽占位庠聲序音不絕如綫永嘉薛君甫至疚然念
之二千石其從兄也一日召匠慮材作崇閣以閤宸奎
遂以其餘為廨於學之左門墻言言曰廳曰寢不謂不
陋君乃啟便戶日抵學廬合疑祛蔽不急益奮朝廷聞

之再命使留其秋郡貢士二十有二人隸學者居什九
邦人譁言薛先生誘掖成効如醫起疾如卜知休咎各
少長相勵願為薛門弟子君既久於官秀民長才益享
其教酌道迪德風變習俗遂之士又將輩出異時名章
貢為多士之地者實基薛君

蟄寮記

予洪子囚故山繫年葺一室地不丈濶自先秦古書壺
史貝編稗官之叢說騷人之筆語匝然甲乙整戴繡帙

味之有餘樂間則攷几焚香手揮絲桐作文王宣父之
操移軫易調聲與心遠蜷跼蠖屈而志翔雲霞之上嘗
勸而假寐有羽人過我而問曰聞子久蟄一室良苦子
知蟄之說乎鴈蟄于夏燕蟄于社蛇龜之屬蟄于冬狐鼠
之屬蟄于晝爵蟄于昏龍蟄于神麒麟鳳凰蟄于世之
亂台浦之珠蟄于吏之貪夏蟄者秋而賓冬蟄者春而
靈亂而蟄者治則見貪而蟄者廉則出在天則月星遇
日而蟄雪遇暑而蟄雨以虹蟄露以霜蟄雷電與蛇龜

之屬同其蟄其不蟄也有光者愈赫有聲者愈訖其於人也夏之亡伊尹以耕蟄周末興呂望以漁蟄越已霸范蠡以扁舟蟄漢儲定而四老蟄祿足而二疎蟄客星動而子陵蟄三徑荒而淵明蟄使申商生成康之時其法蟄矣淵雲生漢高之時其文蟄矣卜桑生于貞觀其利蟄矣王魏生于天寶其諫蟄矣故六王畢而儀秦蟄其辯玉闕閉而臧宮馬武蟄其勇漁陽獠而太真蟄其色同光蝕而新磨蟄其技蓋雷不蟄則災龍不蟄則醢

文士不蟄于西京之初則溺其冠利口不蟄于正觀諫
舌不蟄于天寶則戮予曰僊之言蟄大矣僕冒憲拓落
不能共億其嬪息啼號饑凍之聲聞如也同時朋儕耀
華簪峨高軒袞袞於榮塗故姻連宗屬亦姍咲相蔑僕
於是退而潛焉蟄吾耳則啼號之聲不接蟄吾心則姍
咲揄揄之事不競蟄吾目則簪之華軒之高不覲也羽
人濫噓予洪子遂寤紹興庚申記

息菴記

蟄寮居士親親真陽州小而鄙無一畧可人意聞浮屠氏有希賜者與其流竺貝所譯南祖北宗所傳整整在胷抱嘗鳴法於州之報恩令潛于洸口矣故道場之南有所憩小庵門踵之大江來前汪洄迤折嘉山羣侍左抱右踞旁睨崇木清陰可人為之躊躇移時後一月舟下番禺

闕

山椒有古招提一僧頽面敝衣方羊林

下即之為誰曰希賜與之語始印所聞曰吾結茅英山將老焉異日寂滅又將塔焉名之曰息可乎居士曰師

欲息其身如槁木者耶抑欲息其心如死灰者耶將消
搖放曠草衣木食以息其生耶抑端坐長往使門弟子
鳩骸甃卵以息其死耶如曰息身是身是幻如曰息心
無心可息日月往來不能持久何以息其生風至葉脫
水靜漚散雖以遺體飼飛鳥可也賜矍然起曰善哉庵
後有石壁立吾將刻茲說居士曰菴可息也石可刻也
菴可毀也石可貞也

漱汀軒記

彭門鄭茂老尉吉水得告逆婦見予於鄱陽夷谿有氣
槩言緒緒可繹嘗曰吉水之俗嗜爭而易殺人縣郭東
車航之湊凡四方近遠行商逃征於公率遵捷岐覬夫
搖心故穹林複谷獺為盜藪乃敢橫刃森挺與官軍角
拒而保比壤遂縣歲月賒刑故朝家調尉參用武人恬
於安未以葺飾為懷吾嗣掌之十月渠吏受賕覺籍所
居因徙而宇之開軒其旁贛江南下逢梗無聲風安浪
夷洲汜獻露鷗鳬鷺潛泛相嬉方吏以牘退餘霞弄

川如澣錦續吾涓杯獨引不覺徑醉漱流齋甘則輔車
淡然以醒誦東臯子之記哦少陵之詩不知微官之在
捶楚中也軒受名縣大夫與其二三僚過之酸豆齒齒
物約勸羸一辭言曰君飲多不亂無灌將軍之罵阮步
兵之放張長史之狂謂軒如此豈欲實醉尉耶是夜去
縣百里賊舉民財燬其廬斫主人之脛或昵耳以告茂
老起而入若將私焉著鞞佩刀闔後閤上馬從弓劍之
士十輩抵劫處速炬得明其一二未死者呻轉煙塢間

猶能手其額曰官何來之速也遂口賊氏名盡得其根
株窟穴伺尉飲未逸且弗戒不意尉至悉倉忙就執主
人既久不出客訊之家人用茂老計給以醉謝客不疑
相壽皆極醉翼日縛賊詣縣具言狀令驚且喜曰尉豈
真醉也其後予自嶠南歸茂老觴予軒中酒三行予勾
徹主人命徹因索水飲研其餘而書之以為漱汀軒記
知政橋記

聶都之山豫水出焉濫觴它山者又十餘派皆北東入

于章至贛城西偏兩崖相束衝濤勇甚茲為南北孔道
熙寧間始造舟于河後五十有五年當建炎二年高陽
公以圖書遂直懷章作藩方時用兵居位者逃之興之
罪它不暇給航敗板缺投步心惕公患之呼工師慮材
竹灰釘之屬費直百三十萬郡有舩官遂借木於場鬻
朽贍用橋成令過者人輸一錢持以二僧居半歲盡償
所貸耀德頌美有童謠言更二十年水鋸雨蝕橋益腐
折公又來理于此城之東偏鬲貢水往來近遠之人日

以數千計。檣舫待者鱗如也。公曰：是不籍無限而公擅津渡之入者，乃算其羨積之名錢萬者二百，復撤橋而易之為舟三十，有四布板甚良，掖以朱欄，治鐵為鎖，辦竹為纜，極維繫之固，其條修七尋，有半，廣五之一，為亭凡四橋之心，曰臥虹。其東岸曰利涉，其西岸則臨章。左而雙清，右合而名之曰知政之橋。役鵲踴鯨與波上下，人畜重輕如由康莊，年穀比登，不識寇賊冠蓋，負販願出其塗，攘攘乎憧憧乎，未有稠於今者也。是歲實紹興

二十年公猥授簡予辭不獲命乃直書顛末而綴以詩
詩曰章水揚揚並山北注淫潦建瓴風贊其怒連艦為
梁胚胎智慮視漏忽傾淪胥此窳能仁許公美必專之
前功不棄今又恢茲汎汎文鷁隨波高低戢翼俛咏蝦
魚驚疑月影在川長虹對吸練悅霓裳水仙夜集惟昔
盜起路為之棘俾販不旣雍闢轍跡惟昔行人臨流趙
趙懼其一跌腹飽江魚盜今以息橋今以固旁午如織
一日幾千百首持籌手不能措來牛去馬亦得安步緊

公之政見利必興心無川險砥道之平有如不信請視
此橋聊揭成績附之童謠

通天巖記

自英州西南行十五里至石角頭山自山麓二百步至
山半有洞門冷風襲人雖半春晏溫皆挾纈不數步即
黑束縕難火始可入洞之左數石對峙曰菩薩曰金剛
神晶彩盪目如沙中星振杖陟嶮奇詭迭露其平處可
坐數十百人益深入石小破如盤盂見光却出直東又

二百步始大明雙竅穿豁垂蔓搖絲雲在木葉間日影
漏入亂石總總所謂通天巖也行前復持火過羣石外
厥壤坦然循其石研然有穴下之多龍田皆分塍畛如
綰蛇盤蚪仰視如覆樓閣去人不遠其平處復可坐數
十百人撞之坎然如鼉鼓徙杖亦鳴意其下必更空洞
其旁一穴類智井不敢探地出碎乳槎牙散亂如鐵滓
曰龍失踐之棘趾窮高田有水一丘其下縈石壁有渠
云春夏雍沮不可涉自水丘處竇甚隘偃以往列戶如

蜂房其頂結乳如珠纓如流蘇如裂爪如垂蓮如肺肝
四壁如橈上衣有紋摺凝于地者如神鬼形如幡幢如
旌纛如帷帳如筍如枯木如禽獸如器物多不可名有
冰柱短長小大不一有踔石博下銳上如壁遙視之如
水即之飲不盈掬捫之如龍鱗旁曰輸藏石皆稜然巧
非追琢有羅漢小像可周以步有石燕逢火輒飛去其
幽罅隱竇莫可窮測予書其石曰有天地即有此巖而
生是州官是州與遊子遷客曾無一言標榜之遂使名

不結人耳舌吁可歎哉同遊者毗陵邵林宗新安董謀
道予之叔光晦弟景徐報恩希賜師紹興二十一年二
月二十二日記

盤洲文集卷三十

欽定四庫全書叢書要卷一萬五千七百八十一

集部

盤洲文集卷三十一

宋 洪适 撰

記九首

碧落洞記

自通天巖南行六七里有洞曰碧落前後穹辟堵立剴
中如虹橋有澗水從南來西折直貫而東廣或倍尋或
數尋深不及仞觸石有聲如鳴環如奏琴多石鱣魚班
班然白黑成文羣嬉若無人乳蓋殊狀垂光紺瀾洗雲

茹日山含餘滋水南一石高丈餘其巔有蛻骨後人斷
函以周之登其西崖可望兩崖中斷規往不克水北地
平夷可陳几席或植杖而休焉是日也氣淑風柔長松
老榕分影入懷心由境清埃壒自遠茗退抵上流書枓
浮之令曰得一字者酌一分衆皆離坐蟠石接杯第飲
數多者則雜然以笑雖事未方古而歡亦自足洞口有
蹲石具吻鼻曰蟾蜍惟肖外有穴名雲華室燭而進可
十許丈石中綻如戶隙小竇在旁皆不可入昔有燔薪

通天巖者煙自室中出唐周夔謂之到難予以省親嗣
歲再至則到殊不難也桑榆收照俗駕請迴循澗東北
行采甘菊香留舌本返顧猿鳥樂不汝如涉澗穿叢蘆
出松徑不一舍到郡

城廣州記

域民必以郭郭作室必以牆藩三尺童子且知之不足
乎列也莒恃陋而城惡不治浹辰失其三都春秋書城
二十有九或妨農或踰制穀梁子曰凡城之志皆譏也

孫叔敖築汭量功命日不愆于素君子韙之蓋天下之
事宜然而不為則廢未可為而為之則弊為可為於可
為之時則利桐廬方公以奎文之直揔戎南海明而恕
威而不猛剗剔秕蠹日無逋事固行屢空枹鼓沉聲郡
有中城合東西而三其周十有九里自中興洗兵典邊
者寢扃弛柝弗以復隍遊慮雉堞圯剝不繼而登灌木
盤根上侵埤堦仍遭颶觀闐闐頓仆重門夕不可閉越
其闕若將壓焉主鑰吏無以誰何姦宄衆迭請公猶靳

未議紹興二十二年秋盜發章貢公既禡牙遣師曰城也時哉則增陴繕闕躬行巡功鎧甲弓刀迺救迺礪盜果掃蟻穴南鄉闔我五嶺既攻大庾謀者知吾有備而官軍且至遂解圍宵遁公不以盜去徹警授規七邑屬役賦丈料材訪工官出奇羨熾介無斂斤斲堅塗弗扶自勉以明年正月克成闔以枚數者五十四井幹烽櫓以楹計者二千四百三十有四木甕壯堅金革剛壽足以耐悠永藺石渠荅以守之具靡闕山谷老穉始至近

郊遙望辟易色然曰豈山移蜃吐耶徐而察之則麗譙
曲敵一新于崇墉之顛也乃相與歌曰我有荆榛公薈
翦之我有茅茨公安堵之興梁既成如蹠逋逵提閼既
作舟遷其危凡此巨防屋垣持持儵觀厥成役不我知
父我母我懼公之歸抑又聞之熙寧年諫省程公初築
西郭外臺闕然不息至內閣孫公葺三城於宣和中有
旨漕臣同其畫而時病其擾今是役也畢而民驚之則
材智方畧瞻前豈不相萬某既墨筆記其事竊謂李勣

鎮并賢於長城惟公文武備足折遐衝於千里外雖不
城可也然為可為於可為之時所以利後之人云

賦歸亭記

南海伯方公撫封之二年因扞城餘力葺亭于高埔之
上疊巘前陳澄瀛旁立煙闌雲舒境與心遠舊目之曰
居公以賦歸易之或問朱買臣衣繡而夸歸張季鷹以
尊鱸懷歸陶元亭不能折腰而言歸今公之名亭者何
曰買臣憔悴長安徵幸郡轂大喜過望直欲駭邸吏驕

故妻而已季鷹栖栖一王國椽事非其賢故寓物解印
綬去我公自中都官三握使者節再秩二千石連牧二
廣幕府尊嚴僚佐將士走階祀企光塵豈斗米而羈官
者視朱子五十當貴纔丘垤耳蓋人方以筆橐期公而
公謙不自滿非逐逐然務祿者緣飾餘閒登臨徙倚北
望中州有征夫前路之問想客星之釣臺記詩翁之舊
隱躍然動歸歟于中公之心則然也唐鄭權以秋官常
伯抗節斯鎮朝士賦詩祖之韻必以來字韓子序之曰

欲其成政而來歸疾也某之意云爾客曰然遂以書于石

師吳堂記

嶺以南廣為一都會大賈自占城真臘三佛齊閩婆涉海而至歲數十柁凡西南羣夷之珍犀象珠香流離之屬禹不能名高不能計其俗逐錐刀顧利而背義其地去中州最遠毀譽之實或不上聞彈冠者玩物奪志素絲之聲損焉自飲泉石門丕變遐習表然與夷齊爭光

千載仰之如秋月冰壺間其風靡不以四知自飭若宋
廣平盧與李朝隱之倫咸有淳則皆塵其後矣先時廣
人粥物于官率不得讎紹興辛未桐廬方公以鷺序之
舊自桂林移節來鎮班錄之初以尺板揭免行之令約
官屬授適市者於是斂手無犯公私不二價罷閱貨之
賄償槁梅不以粵裝遺子孫類皆方駕前躅政成多間
畧舊址作新堂不取遊觀為名而以吳公為師可謂知
所勸矣夫奕者必師秋射者必師羿治蒲必師子路治

潁川必師韓延壽使治廣而曰吾以子路延壽為師則
迂矣雖吳無尊主興邦之業見諸立朝然厲操律貪在
廣無出其右亦猶佩韋弦者各挾其失非若齊人知管
晏而已前史載治廣者必褒其清匪以循良明允之政
為可畧蓋清于廣為難也堂為屋五楹下臨方池夫容
藿靡間見竝帶其西有亭曰緩帶有齋曰舫其南有亭
曰瑞蓮其材得諸繕堞之餘其役則黥其工則傭其費
則官其經始以癸酉三月之丁未其成以五月之辛卯

雖華不越制而雄爽靚深可以稱連率之居而洗海瀕
之陋公歛惠浚歲百廢具舉令行於戶庭之上而人樂
其生於田野之間街談巷語惟恐公一日捨之而去也
今將西咲帝城駸駸顯列彰施緼畜兼善宇內後人思
公而不可見來仰斯堂曰此方公之甘棠也皆當肅然
汎掃必葺尚何翦拜之有

恕齋記

吾友桐廬方稚川端士也造其室左琴右書坐胡床揮

麈尾香鼎茶甌相對所談古今成敗人物賢否文章高
下而已終日達夜無祿利一語其於人非必輔君如臯
伊傳道如顏孟字民如黃韓行師如穰苴太公然後為
至有一善則稱不容口於文非必欲鼓吹五經黼黻河
漢而為工隻字之妍無不擊節故持甚高之論執春秋
責備之法者聞稚川之言有慚德嘗曰吾少也性褊且
急凡應接指呼之際小不愜意則怫然于中如有物帶
芥不能茹也久之益不自樂因泮然悟曰天下事孰能

盡如人意耶而吾一日間十不悅者八九為吾之方寸
何約結如是遂法佩韋之戒名所居曰恕仰觀俯思期
于允蹈始時勉強矯揉徐而安行之以厚省躬以約待
人詆嫠相忤各以理遣昔者之愠今者之和為方寸者
迺泰然以適有與吾道同志合者又推是而告語之予
不可以無說予曰斯理明甚多辭則贅夫拔逐蠅之劔
不如受污羹之衣覽擲標之鏡不如善遇溺灰之吏察
淵中之魚不如耗雀鼠之不問所謂一言可以終身行

之者聖人豈欺我哉

癡拙堂記

上系統二十有五年悼諾仕者以了官事為癡履忠信
為拙策士以問越明年恩平守清江傅公酌斯旨以目
其堂屬予為記予嘗恨以子墨薄技由捷徑躡取一第
不得奉大對幸公之請一吐之蓋作車欲其行陸剗舟
欲其濟川否則薪之可也梓人不知繩墨庖人不閑刀
匕酒人不辨麴蘖則易之可也建官賦職豈使飲嬾息

而謀田宅耶自典午世衰抱甕捉麈煽浮虛之談以偃蹇為高猖狂為達始有癡兒了官事之語夫旦地之廣民編之夥使能者袖手不才者具員以饗祿事禁如絲矣十室必有忠信乃詆以為拙則挾私飾詐之風競起散醇以澆奪慤以偽欲望艾安猶跛躄而涉嵩岱也昔夫子嘗為委吏矣嘗為乘田矣亦必當其會計遂其牛羊不聞其有癡之說又曰言不忠信不可以行于州里不聞其有拙之說仕而不師夫子名教之罪人也公當

中興之初操漢節使不測之域固已行其忠信不負乎
官事矣今攝麾海濱能不鄙夷其遠既自警又以激居
位之士則仰公之堂怠者勉於力器者返於朴以副吾
君憂治之意此春秋之法宜可褒也

樂堂記

真陽五嶠之醜地也郡城不百步所財足周守居曾巨
室垣墉之不若其民茨竹為屋人豕雜揉四壁不墁一
室張燈則光浹比宇紹興癸酉於是家君謫七年矣某

再至亦四換卉衣初寓法林寺濕輿庫窄出門茅不見
人四旁皆狐虺所穴懼然惟盜之患今春始以四十萬
得馮氏故廬倚山作趾繁木護其後家居枕疾既久足
未良行居之即心開目明疾亦少間某絮劑之隙理策
躋巘則放然有丘壑之趣失其身之在瘴霧中也面北
有小堂昂首舉踵覲天渙之來御親輿以返遂謂之企
歸作亭于南倚牕寄意故以南寄標其顏其左有二離
支高嬴四尋茂葉重重如蓋南荒多暑休其下赫曦不

能通西山橫前煙除雨歇則遙岫密壁或立或奔恠竒
綿延呈銜天巧於是立屋四楹曰爽堂有鞠數本直籬
之東誦悠然見山之句遐景若人輕去印組如脫屣則
韁鎖安能阨我治小軒以思陶為名登梁之日有文曰
九夷欲居況在王畧一日必葺少安老親非虛語也

慶善橋記

中番城有湖曰澹浦大堤橫絕屬市西輔小堤湖判而
三唐為放生池自刺史顏魯公始我宋景祐中文正范

公名堤之橋曰慶善而屋之後百有七年尚書郎丹陽
洪公揭使者節考故迹請于朝而俞居亡何橋與堤寢
圯屋腐且圯又八年公佩州魚既合左右契益嚴魚盜
之禁植以芙蓉幽蔭動物會浮圖氏法照勸民財治堤
照死惠才德滿繼之公縱吏以迄其成碣甃堅剛如履
周道而橋而亭檐楹華好行人排肩知泳游樂沉竿續
蔓交臂更心思鯉盈初騰舞後先挈三牽兩今昨禍去
明珠雙來絕意望報湖上有大蘭若即晉王史君恢故

廬舊祠其中公始等諸命祀凡禱賽必詣焉昔者渠以
鄭名城以光祿名里以高陽名亭以孟名皆因事有紀
斯橋受名於百有七年之前而公之字已兆豈橋之葺
迺待公而顯耶公於書無所不讀讀必立訓傳資以飾
吏決事并包四科洊臨吾州歲滿借一役枯耘弊謠匝
于下今將更治廣漢布颿而西不可再於是州民洪某
抒輿人之情伐石筆事使具瞻扁榜名棠之思不替作
詩曰湖紋縷縷相忘圉圉人見魚樂茲橋之下車徒憧

憧戾止融融魚見人樂茲橋之中人不魚貪魚無人驚
我公之政清淨艾寧帡幪芙蓉衣被淩藻彼河伯氏族
衍以老擊水滄雲往從神龍變化甘澤長為年豐公多
受祉鮐背兒齒匪枉匪梁孔甘斯棠

萬卷堂記

同郡張伯壽學邃而根談壘彌堅椎古訂今聽者古本
為強下至黃車稗官叢瑣之說衮衮不窮暇日踵其門
升其堂則緹帙縹囊鱗貫櫛比左右環列而以萬卷名

之企歸執熱者之思濯清風弗造次忘乎心故粹於百
餘歲鉅儒翼其道鴻筆鳴其文螭坳所紀金鎖所書嵐
齋松牕之所簞削方殺青日紛月牕好事者汲汲而求
之終其身不能以盡致世之昧者侈金珠裘阡陌以為
是潤屋肥家之策聞韋簞語則曰若此其疎濶也間有
垂籤駢架雅未觸手以市今名釣虛譽亦百無一二伯
壽簡心端思它無嗜玩旁裒博訪惟恐奧篇異牘之不
我有手抄日校黃墨謹嚴漱其華而味其腴蹟其要而

騁其妍俗客鼎來未始塵滓斯堂也或曰張君兀兀茲
久進未能取一第以施其志退無負郭之疇可以躬其
耕書多奚為吾應之曰志于燕者不返旆於晉郊志於
蜀者不弭楫於楚澤志於道者豈以世勞自榮為之言
耶伯壽之心予何知伯壽名益紹興乙丑鄱陽洪某記

盤洲文集卷三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七百八十二

集部

盤洲文集卷三十二

宋 洪适 撰

記八首

荆門軍守廳壁記

官守有壁記舊矣建旗者棠陰不翦去而聞達故瞻前而法則景慕之心生或拂民流毒則後之人指以為戒地無小不可闕也荆門領縣二長林在唐嘗為基州當陽亦為平州又為玉州無名人典城竹帛所弗載我宋

開寶五年始立軍鋒凡百有二年而廢廢十五年而復復七十一年矣夫豈無賢否可為龜鑑訪之光沉跡絕而殘碑脫簡與老吏所記僅得數十人名氏離離落落如晨星然不書又將湮滅若官稱歲月不可得而悉也中興初僑治四徙攝承者去來不常一切以便宜從事無律令之守暨再選武臣薙荆棘次驅其狐狸虎狼然後人復見炊煙二十年間文吏踵相躡者十一輩勞來休息戶口歲歲增加解龜而往則一人持侍索三人持

節于蜀予駕下安敢望前數公蓋所謂法則景慕之云爾

風月堂記

宣城子章子監新安郡之數月拔園葵作小堂竹以風鳴月在花下誦宋玉謝希逸之賦哦翰林公三十首之詩不捐一錢清景自致問名於番陽子洪子洪子方為癡兒了官事籍書橫陳思慮不越几格顧嘗登高壙之堂臨東偏之觀左規黃山右迎紫陽峰巒層出應接不

暇曾不辦發一詞以訓景物而塵埃迷人江山愁予介
然亦莫吾荅也今章子無一於是直欲挹浮丘許聶而
友之清風佳月蓋專鄉獨有可以驕穉予而千萬非所
能中鴻溝而東西之也持以名茲堂豈其不然若夫歸
雲赴山丞掾且去涼颼徐來嫦娥顧影停柝攬結奮顙
長嘯予將進胡牀予坐隅必有桓野王為公作三弄者
漪嵐堂記

郡邑具員吏大小各名一職莫難縣令其在郭內者又

非支縣比雞初鳴入太守半刺史謁舍首下尻高次且
囁嚅移晷乃得返編戶民數十百輩堵牆戒石下盈紙
撰牒以次俟判而去甲乙閱于前偽辨蠹出黑白舛午猶
胥壅遮鈴左狙右筆與心謀如射隱覆地當孔道則賓
客吏卒去來東西舟輿錢粟之請雜然寓公執人或掣
吾肘百諾一否毀言即聞三四十年来又不得比曩時
民曹計臺符移如星火縣官之費百什其政緩緩罪為
之興駭而圖之則民且伐鼓投匭而訟令之難如此癡

兒盡日不能了簿領得俄頃退食氣不暇吐無復對妻
子理家事又況乎山水清暉之樂潯陽為江湖一都會

德化又州治所集縣之難於是為至南昌黃子餘蓋涪
翁諸孫為之期年指顧成政提封百里無難之可圖莞
然笑曰吾亦有所休乎縣故有堂曰漪嵐在城西墉瓦
缺楹腐舊令尹履聲不至久子餘始復與同倫消搖其
上吐吞湖山批風揖月以賦詩飲酒不足闕為事予昔

為玉州溯江上寓目焉明年移歛東還闕邀我作記夫

據胡床弄麈尾劇談清嘯不知身之在壯哉縣則子餘
優為之後之人乎有子餘之才然後可以易其樂不然
樂未遂而難已湊堂與人復胡越矣

徽州先達題名記

徽州先達題名二碑紹聖元年者太守岳陽黃公誥所
立紹興十一年者太守新安汪公藻所立前後刻畫參
差不齊因訂正謚闕治它石旁行之始秩秩可觀覽學
者墮蠹簡中白首不暇釋儒冠誤之多矣名鴈塔者不

百一又沉末班俱草木以腐不有標榜則後日何從知之碑之上或父子兄弟梯級相屬璀璨然如南箕北斗人望而仰後生有志之士摩挲石刻知名之不可以已退將益勵其業則奮迅接踵端不終日以副賢父兄誘掖縱臾之心將於是乎在予十一世祖繇歛之黃村徙鄱之樂平兩郡犬雞相聞瓜芋桑柘之畛魚鱗雜出昏姻來去巷南巷北如也然則徽人先達之志蓋予所樂書者

資福院記

予少時歸故鄉朔日家塾得休則與羣從兄弟放步東
阡北陌間抵洪源所謂資福院者了昇師實尸之方崇
飭佛廟塗治像設它屋欹朽僅相支柱藩拔斲斷榛莽
未理後三十年予持使者節過家上冢復至茲山則向
所經行蛻然大變檐楹前後丹雘相輝蒼顏壽眉師之
主山如故也師曰吾處此四十有二寒暑手植庭前之
木可抱矣旁近皆儒家地境瘠耕之無所得居者伏臘

或不足雖有事佛之心無多餘之贏可以相沾勾我薰
唄所獲一錢不費縮衣節口寸增銖累視其腐者撤之
闕者裨之漫漶者鮮之片瓦尺椽心營指畫華嚴高門
以次改作吾徒食有厨寢有堂行有廡非一朝一夕之
工也今老且死願一言以垂後之人予歎息之曰自佛
法入中土屢欲滅而復興孰主張是而然耶國家禁僧
不度二十有餘載緇而錫者耗矣雄都壯邑鐘魚息響
廬其居執其地者比比有之斯宇在山林幽獨之中游

予屐齒所不及殘僧一二輩不絕如綫老師不以教之
將廢勇猛精進頃刻必葺以迄于成既祝髮之門復開
嗣之者得瞻仰棲息以化人趨善欲不記可乎院蓋南
唐保大二年蜀僧道真師所基云

得江樓記

江出岷山行萬里至于朱方受浙引淮益大以肆衝激
洄折過海門而東之潮生洲滅不見垠隄駭濤靜練瞬
息異狀金焦二山屹然中立形勢雄絕於是為最昔人

謂長江當百萬之師而曰天隔南北得其險也至於轉漕得之則陳陳銜舳費減流馬浮家者得之則布飄千里朝發夕屆行商得之則捆載奇貨什一可逐騷人得之則可以導詞源助子墨漁者得而網罟耕者得而溉灌算計見效隨其所得江固自若也予官寺占鐵甕之西登墉以望巨浸橫前境與心遠有地數畝闕高下吏卒散處猶蜂房然會羽書不馳官事少間徙茅茨去蕪穢立屋其顛以得江扁之右為供軍之堂左為花信

之亭堂言職亭言景也當沉迷錢穀之間神耗思滯攬
鏡自歎非復故吾伺隙一至如起宿痾如逃醉鄉長川
遙岑寄我清嘯陰晴朝暮無時不勝豈直吞八九雲夢
而已顧瞻裴回以今監古考戰爭之陳迹憤侵陵之近
事飲馬之役春秋所必報予再書下考視蔭懷歸天開
風競中流擊楫後之人將於此乎觀之

淮東總領石記序

紹興初大參益公開江淮荆浙都督府請用民部長貳

居建康揔領軍須於是貳卿姚舜明以選行其後北人來約和我師之在邊城者皆斂而休于江之南分中都官置四揔領京口建康武昌與蜀之利州其理所也京口蓋山陽韓侯之師近歲又掌江陰所屯凡供軍之物民部計其實下江浙數州水輸陸送無虛旬督其稽逗勸其能則有刺舉之權頗得淮鹽所算酒廬所推以贍用月受諸軍所作戎器藏之庫歲收營田所獲歸之官招選士卒則甲乙呼辨涅之于庭下刪汰老疾則集者

秩者第功伐如銓注之法川蜀網馬至別其良駑則印
之瀕塞有互市則提其要凡關所隸者聽其訟或邊防
軍政不常之事則唯朝廷所命至于察虛偽謹出內抱
公減私則存乎其入其表牋謝慶之式大抵同外臺以
王人故序乎方伯部使者之上所謂報發軍馬文書或
曰猶古之監軍非也予短力弱材以毛錐子進金穀之
事未之學也代匱於斯旬有八月當曠場未寧多壘增
竈之際饒道所出遠抵淮泗而襁負東歸解編北至者

費益無藝之興滿謫上印綬而去且有日國家方整飭武備規恢再造之業他時掃清邊塵歸馬偃革則是官可省矣吏無掌固文牘殘闕前數人已不能紀懼後來之寔沒沒也乃摻次而志之石

盤洲記

出北郭左行一里所穿耕疇趨支徑有棄地盈百畝延曠紆坦接西郭之衢厥形始銳如犁至其中浸廣末則一弓不能及雙溪掖岸泓渟灣洄風生文漪一眄無際

芝泉之所通也歲極旱溉汲撓之枯溪南則營山之麓去水十許丈限以蕪城對之若高丘然山中壽松蛟奮龍舉溪北有堤堤外田可二三頃芝嶺聳其東牛首蹲其西林岫相續如步障兩山之缺土湖所瀦餘波薄堤下積潦驟漲混溪湖為一湖之外皆堆阜有深樾來車去輒以堤為歧我出吾山居見是中穹木披榛開道境與心契旬歲而後得之迺相嘉處創洗心之閣三川列岫爭流曾出啟牕卷簾景物至至使人領畧不暇兩

旁鉅竹儼立班者紫者方者人面者貓頭者慈桂筋笛
羣分派別厥軒以有竹名東偏堂曰雙溪波間一壑於
藏舟為宜作樣齋于欄後泗濱怪石前後特起曰雲葉
曰嘯風巖北踐柳橋以蟠石為釣磯側頓數椽下榻設
胡床為息偃寄傲之地假道可登舟曰西汧絕水問農
將營飯牛之亭于壟上導澗自古桑由允橋濟規山陰
遺迹般澗水剔九曲蔭以并閭之屋壘石象山杯出巖
下九突離坐杯來前而遇坎者浮罰爵方其左為鵝池

圓其右為墨沼一詠亭臨其中水由圓沼循除而西匯于方池兩亭角立東既醉西可止改席再會則參用柳子序飲之法識其一真簋於杯而汎之隨波並進人不私遲頓却行後來者或居上殿者飲止而沉者亦飲當其時或併飲或累籌親賓被酒童稚舞笑不知落霞飛鷺之相催也池水北流過蓂蔔澗又西入于北溪自一詠而東倉曰種秫之倉亭曰索笑之亭前有重門曰日涉背梅林夾曲水越竹閣甘橘三聚皆東嘉太末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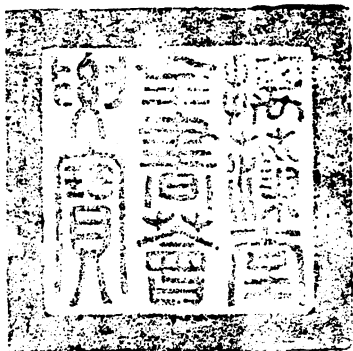
汝武陵所徙又有營道廬陵之金甘上饒之繡橘赤城
之脆橙厥亭橘友禁苑洛京安蘄歛之花廣陵之勺藥
白有梅桐玉茗素馨又官大笑末利水梔山礬聚仙安
榴袞繡之毬紅有佛桑杜鵑桐丹桂木堇山茶青棠
月季葩重者石榴木蕖色淺者海仙郁李黃有木犀棣
棠薔薇躑躅兒鶯迎春蜀葵秋菊紫有含笑玫瑰木蘭
鳳徽瑞香為之魁兩兩相比芬馥鼎來卉則麗春翦金
山丹水仙銀燈玉簪紅蕉幽蘭落地之錦麝香之萱既

赤且白石竹雞冠涌地幕天荼蘼金沙生意如驚蝶影
交加厥亭花信林深霧暗花仙所集厥亭睡足粟得于
宣黎得于松陽來禽得于顓於果品皆前列厥亭林珍
木瓜以為徑桃李以為屏厥亭瓊報西瓜有坡木鼈有
棚葱薤薑芥土無曠者厥亭灌園沃桑盈陌封植以補
之厥亭繭瓮啟六枳闕庭碧鮮里傍柞林盡桃李蹊然
後達于四郊艾薷彌望充仞四澤煙樹緣流帆檣下上
類畫手鋪平遠之景柳子所謂邇延野綠遠混天碧者

故以野綠表其堂有軒居後曰隱霧九仞巍然嵐光排
闥厥名豹巖陟其上則楚望之樓厥軒巢雲古梅鼎峙
橫枝却月厥臺凌風右顧高柯昂霄蔽日下有竹亭曰
駐屐蟻洲接畛樓觀輝映無日不尋崇棣之盟跨南溪
有橋表之曰濠上游魚千百人至不驚短

闕

盤洲文集卷三十二



總校官進士臣胡榮

校對官庶吉士臣章宗瀛

謄錄監生臣任以依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盤洲文集卷三十六

三至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七百八十三

集部

盤洲文集卷三十三

宋 洪适 撰

碑二 小傳一

嘉濟廟碑

直東絕貢水再百舉武翬然雷岡之上者曰嘉濟

廟入齋廬有古碑二其一唐宣宗八年進士楊知新所
立題曰石固王碑其一吳楊溥九年節度使李德成所
立題曰昭靈王之碑其傳在漢初廟於崇福里灌嬰過

之神見於山至大中時民周諒被酒墜崖下賈符爽沿
長汀舟覆咸得神以存相與立屋徙祠於此我宋嘉祐
二年易故而新之圖像宮庭革陋改作十萬戶乞靈尸
其戚休水旱致告應在漏刻異之尤者屢書于石于板
于壁具在宣和年賜重封主上中興諸神受紀詔以廣
澤崇惠顯慶為今王廟得額則自大觀始紹興十九年
番陽許公再為邦伯時江西薦饑人盡無俚弄兵椎剽
巢閩南兩粵之界上村落居此相聚保山澤贛江三百

里權不晝鳴行陸者北達廬陵南踰領方盱衡相賀其
夏大旱公齋洗磬折禱祠下者三神私於公北魃賜雨
高印浹洽槁稼蘇醒歲以稔聞噪呼之羣乃自毀鋒刃
棄窟而室洗穢為和其明年復大穰方地千餘里夕靡
罷局米斗錢不滿百治安之風如王始封嘉祐時公濟
明以勤郡無留事召大姓二十立庭下曰來邦人日夏
閔雨上下惴惴神不我答則民流於盜安得高枕而卧
廟老矣不除風雨是沒其德也神欲壹有所出久矣不

然某何以生是心乎皆曰諾時衆推心計閭敏者二人曰張銳曰郭文振命以糾帥辭不能乃分一番紙如其人之數書其二為正副字雜封之令曰得墨者職如書各取其一開之則得書者此二人也公喜曰神與心通豈由人哉衆皆喜即其日官助錢十萬公又捐其私以倡出削牘為疏人人爭施無一分纖嗇心二人具記木石瓦甃下至髹堊之物先以家財二百萬分付十八人者皆奔走市買不踰月合凡所得又贏其半工傭有程

不役以公不掊於私起八月癸丑閱二百有一旬有六
日而畢墻屋室室畫繪光明山增昔容林社無闕城內
外小大擊鮮釀酒再拜慶成歌以迎神曰貢之水兮會
章而下東有桐兮山鑿罇企新宮兮夥神之為王沈沈
者有酒如江兮在筭有牲如山兮樂侑以雅俟神之來
兮臚歡亘野安且娛兮沛風馬已事又再拜為送神之
歌曰醑神兮叩神捐臚醑兮父母我民水不湔湔兮旱
不暎焚我穡之好兮我粒之陳枹鼓卧兮蠶無屯馨賽

具兮子又孫歸福我公兮無垠予過而聞之竊謂虔為盜淵非一日積怯吏視魚肉呻吟猶越人瘠一不以寘懷猛者日尋干戈而乍伏乍嘯莫得蹤緒譬之毒草妖鳥不可勝去孰知吾許公弭盜自有神助乃爾耶案神能效異於灌將軍則當先秦血食自古諸布諸嚴之屬綴祝官者甚衆至漢或存或毀後人已不能名其神獨神庇於遠歆於遠更數千百年介然有祠所憑久而靈其理宜也故申之以銘曰

石疑其氏以固為諱逢灌而傳涉唐則遷新廟莫莫許
公所作始佗臣漢有使無戰灌定豫章至贛之鄉規欲
取粵恐坐專伐屑然有聞瀝酒還軍舊載南征失誣相
仍繼歌以詩用破羣疑

休寧縣校宮碑

學之名自帝有虞始涉夏子至周而選造棘寄之法大
備稽之經傳獨魯泮水鄭鄉校厓傳猶未能免子衿之
刺三代尚爾況後世乎漢興詔令長擇其民上屬所二

千石遣詣太常受業博士弟子員多至千人而名存實
亡諸儒但顓門教授士之講肄於學官者舍文翁之蜀
亡稱焉郡尚爾縣可知也本朝大振文治更三四世而
天下縣始皆得立學蓋黨庠遂序之遺意然千室之邑
間有闕然不誰何敗屋數椽立先師像庠能行春秋祭
菜事庠聲序音泯如也新安領百里者六休寧最大宜
有學而亦無以應令為見大夫者併肩立莫肯垂意肯
垂意者又病力不足紹興六年南蘭陵陳公尉縣實能

以經術文章起人慕心凡邑秀民爭北面講席戶內人
滿率坐戶外後至或以無地莫能聽則相與言曰師如
是吾等不於學可乎乃度地於縣南以差出錢為夏屋
五十楹殿居中間答有堂退息有舍門廡庖湑櫟桶井
井口體百須無器不具甚闕於次年春正月成於秋八
月又斥其贏買書千餘卷陳公日日來與諸生講說自
堯舜至孔子不脫口一經指畫輒得翰墨畦徑邑故應
鄉書士不半百自是常過八百人拔第於廷者踵相躡

休寧之人益以鄉學為先務蚤夜弦誦洋洋秋秋有洙
泗之風後二十有二年予為其州邑中彥鄆尉吳稱道
校官始末求書其事於石越數日貢士陳篆與其輩行
九十有八人粉袍歷階請益堅予學無本原不足以增
所聞提筆記實殆不可固拒嗚乎士之學者非以締繪
章句為梯祿利也修其身有以及諸人齊其家有以化
於鄉諸君以孝弟之道行於閨門讀聖賢之書達則措
之事業必有大過人者然後為一國之善士夫呻其佔

畢而行如市人吾黨之恥也今編列民不知遜畔折券
之說爭錐刀之末以投鉅為能至不幸有沸鼎之謗諸
君當以所聞於師者為其鄉一洗之

盤洲老人小傳

盤洲老人洪景伯名某初名造字溫伯亦字景溫饒州
人高祖行第八妣章氏夫人曾祖考少保妣何氏紀國
夫人祖考太師秦國公妣董氏秦國夫人考徽猷閣直
學士兼直學士院贈太師魏國公諡忠宣妣沈氏魏國

夫人洪族本居徽州唐末避亂徙樂平之東七十里曰巖前曰洪源凡百餘家世世業耕桑高祖志操不羣力教二孫欲振起門戶自巖前常以幹至郡去郡四十里曰湔港舟過之愛其水朝山遠可卜宅兆於是每歸必以魚鹽遺主人雷氏歲久浸熟秋成則買穀百許斛分寄諸家嘗置酒聚其族曰誠慙歲以穀相溷欲謀數丈地自作倉以貯可乎皆曰諾獨一叟持不可或言叟性木彊不可回惟婦言是畏因餌嫗雙鯁嫗譙其夫曰洪

八翁往來吾里如骨肉求一片地奈何不與翁即呼人
書券相授高祖疾革命家人曰葬我必於滸港倉下後
世青紫當不絕後十六年當元豐乙丑伯祖給事中始
以進士起家又三十年政和乙未忠宣公繼之又二十
七年紹興壬戌某同元弟遵中博學宏詞科後三年乙
丑仲弟邁繼之給事之後官者七今一人存忠宣之弟
姪官者九今兩人存子孫曾孫官者二十六今二十二
人存皆高門澤也忠宣在南荒常歎曰秦氏置我死地

曾祖潛德燾後祿章無因齎恨泉下矣某既點西府納所當轉官勾高祖卹典且奏臣下延恩雖極三世稽之故事亦有特貤之伯叔父表兄弟者上惻然賜可諸公議以大夫告第會同列銜曩隙諷中書閤舍人安中為繳章謂人臣贈四世僭也某聞之即上疏乞寢前請且俟罪閤亦坐他事即譴斥差之毫釐不獲伸先志而彰祖德初忠宣連仕浙部因寓秀州及持節使金某時年十三奉秦國歸鄉以俸入在秀州侍魏國以往凡九年

魏國棄諸孤仲舅博士公使奉喪來無錫依外氏以葬
時河南復為王土嘗擬宰臣賀表以齊人歸鄆謹之田
對宣王復文武之士舅氏愛其語謂某曰甥若加鞭不
休詞科不難取乃同二弟閉門習為之夜不安枕者餘
歲既試偶中選宰臣進讀制詞太上皇曰父在遠其子
能自立可與陞擢遂得勅令所刪定官次年為正字忠
宣南歸即去國某以奉親自列得通判台州甫終更英
州之禍起台守撰彈文迎秦意秦嗾言官上之坐免官

又九年忠宣薨服闋知荆門軍徽州提舉浙西江東常
平以戶部郎總淮東軍馬錢糧符離甲申之役緣淮列
戍襁負來歸者袂相屬共億之費數倍左支右吾僅逃
乏興就遷司農少卿還朝以太常兼權直學士院又權
禮部侍郎元弟罷同樞時相為某蘄去天語令安職後
三日與右正言尹穡宿直同賜對選德殿上謂穡曰洪
某為人溫粹文詞有用論事皆可行褒獎至再三穡出
驚歎曰聖眷乃如此言者知旨意於是無相撼心閱月

遷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如故湯岐公策免聞侍御史
晁公武嘖有語相擊因奏乞身上曰前日公武云湯思
退有罪而卿稱之為大臣制詞中無譴責一語乃其死
黨朕曰朕令作平詞非其罪公武執彈章在手乞留榻
後已却之且徙置戶部矣金騎侵淮不退王師未解嚴
某獨當內外制兵事反覆書詔填委或一日屢易既尋
盟首為賀生辰使上謂副介龍大淵曰前日洪某侍玉
輅上見其容貌甚悴豈有聲色之奉邪方欲大用之可

往諭朕意令其自愛某答之曰家素無侍妾近以法服
執綏車輅撼頓失其常度只尺天威有戰慄之色所以
顏狀如是使還為翰林學士仍兼中書舍人輔臣奏自
來無翰苑下兼西掖者上曰洪某在後省甚振職且要
其整頓綱紀故事給舍繳駁施行者皆封付三省秦塤
提舉太平宮某奏秦檜欺天盜權戕害忠直當錮其子
孫若一人奉祠則其黨皆有彈冠之興源不可開即時
御筆依奏乃封付某明日召對上曰所論秦塤甚當異

日有繳奏只批敕以來不須聯章雖朕意所向而不可行者但論之盈旬乞免兼職上曰執政有關朕今用卿遂僉書樞密院上語二叅政曰三省事與洪某商量早朝遂不先退東西府同班奏事自此始閱兩月除參知政事中旨朱彥宗知婺州某執奏彥宗雖故翊善子娶長公主女家居婺州此命若出將駭物聽遂改泰州四閱月拜尚書右僕射兼樞密使術士薛言中出入御史劉貢門下同貢子為人求官於樞密使汪明遠事泄汪

送之臨安會奏事上譽貢能治錢塘寄囚事云適已擢
為殿中侍御史某因白其過且言除書未啟當封還上
曰卿如此無隱向來宰執所無貢遂罷道人皇甫坦以
方技進嘗與右史陳天與同坐客舍典謁者導陳先入
坦怒不同升厲聲咄罵奮而來前探懷出一餅相遺某
擲之地曰君誠有道者何不學呂洞賓韜光塵外而僕
僕朝市正雖仙食非所須麾使出翼日某奏通國以神
仙待皇甫坦不識聖意以為何如人上笑曰頗能布氣

治病爾昨日中宮賜以酒陞辭時已大醉言不倫所以
如此某在位才百許日春多雨上迎天竺佛請霽天厨
進素食某以調變無狀獨章乞罷出上慰諭使安職諫
議大夫林安宅侍御史王伯庠已乘間見攻上隨事詆
之安宅至居家待罪遂以觀文殿學士提舉外祠明日
上謂參政葉子昂曰宰臣奉公守法純誠不欺近年無
如洪某者臺諫搜索細故不存公道安得如此人而用
之某嘗指陳殿中御史張之綱之失上以謂敢理會臺

諫事獨立無私終夕為之喜既而劉貢又去故言者相憾不遺力不數月除浙東安撫使林時在政地語人曰洪某若來奏事即避之俄而殛於筠某到越歲有半復奉祠時仲弟在西掖上曰觀文在朝肯宣力林安宅懷姦不能容今以三請去姑從之有大藩闕即復用矣既歸得負郭荊棘之地百畝雙溪夾岸列岫如屏障尋花問柳移徙封植風亭月觀以次興作杖屨消搖心忘其歸天光委照察浸潤謗傷使得終老丘壑幸矣哉因葬

萊婦效漢人立雙闕綴小傳刻其上

盤洲文集卷三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七百八十四

集部

盤洲文集卷三十四

宋 洪适 撰

序十首

天台山石橋詩集序

天台標登陸之勝而石橋又八百里中佳處世傳薦茗
有肖花之應異爵振其羽寶炬舒其光或遙望樓觀夜
出林杪隱然猶飛錫來往而間鍾磬聲者浮圖氏目之
曰方廣寺流俗洋調以是為茲山之靈然而危磴憑虛

狹不盈咫莓苔濟以滑足不可並兩澗相會下奔邃淵
牛童馬走以為過之者受社其行險苟免則盱衡有矜
色不幸一跌遂淪絕冥死且莫救儕伍汗芒赅赅不敢
繼喬木千章蔭蔚前阜軼霄翳景不風而籟橋端限以
立石樵蘇無所從入其幽奧神秀異乎人間世者非開
士道場而何至於奇怪有亡蓋不足為石橋重輕也予
通守是郡命車一來向所未信者固弗之見而環山十
餘里間茂林繚結無復鷄儔鳴匹則固有神物司護之

者蒼梧郡守桑君潛山舊矣間餘治屐以遂宏覽之適
念夫詞伯才子削方留壁差然如鱗雜然如蝟閱時綿
永黜堊漫漶讀者有軒首伸目之病而奇藻逸韻弗遑
研諦也廼鳩劉聯次自李謫仙以下得若干篇披為三
卷且將鋟刻騰布使它壤名流轍跡所未暇者曲肱几
席遂得石橋勝槩不亦便乎嗚呼山川與天地等久而
遊觀之辭無窮更數十百年復將克牝棟宇後之視今
庶幾有感而作

壺郵序

詩本二南以不妬忌為媿德彤史直筆以婉淑為良範
易曰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嗚呼士無賢不肖入朝見
嫉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國有邪媚之臣則衰家有孽蠱
之婦則替近世一二甲族以妬名家婦彛其姑母傳其
子誦言夸說以鉗制其夫為能施施不自恥宗黨先後
一有馴柔則羣起以蚩之巧計以誅之日陶月移薰蕕
同臭昔虞通之作妬記二卷王績補之事或疎逸由唐

至於今未能彙見也間因學餘掎挾羣編旁羅耳目所

接得若干事披

上聲

為十五卷以閨中之過莫先於此目

之曰壺郵不直云妬記者微其文所以深貶之也或曰

劉子政著列女傳班孟堅而下咸踵焉今子不表其長

而惟短之揭無乃非德者之言乎曰子政遠撫三代迄

於漢可贊者百十有六人兩都四百年不刊者十有七

傳信乎有德而可範者鮮矣夫至賢不待書而然至惡

不待書而變抑使中人之性知惡之不可蹈也懼後有

汗青者不吾置則洗然知所新所謂挾凶魂於腐壤啟懿行於將來士君子鑒之徒以資其頰舌而不能自做又壺郵之罪人也孟子曰晉之乘楚之檇杙魯之春秋說者曰乘為君子之器所載皆美蹟檇杙則懲惡之詞兼之者為春秋是書其檇杙之流歟客不能難

送王秀才序

天地山川英淑之氣鍾而在人則為有德為有才為有功名其乖盭不平之氣則姦險邪僻者得之至輿隸厮

扈其去犬豕馬牛一間爾而死生吉凶莫不前定於賦
形之始彼莫莫而在上者初無私也傳曰君子居易以
俟命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古之所謂命者修己
以期於天而已然顏子之夭盜跖之壽則天固有不可
得而度者至唐李虛中始以人之初生歲月日時推其
十母十二子相生相尅以逆知人之者折貴賤休咎若
脉之診疾鑑之燭形了然洞見無毫釐差駕其說者日
益滋而後之言命者始叛於古競於進者耳大官顯職

則澁澀於顏間驚於利者則樂進藏緼多田之語學者
得其術而不精守其說而不確膚引臆決以文其夸誕
足佞之辭否是且不售於公卿大夫之門至使巧歧以
干宦曲計以規財而尤悔踵之皆談夫誅之之罪同郡
王生心虛中之書於其行也序以箴之

郭子先字序

汝陰郭子先侍親隃領相過於真陽復相遇於番禺貌
壯而氣和即之粹然甚志於學曰吾父以知彰名我而

以子先授曹輩相謂盍請其說予曰天下之事發於眇
末而藏於不測明者洞於未然昧者已然而不悟夏者
人知其為熱冬者人知其為寒風雨日星人知其為風
雨日星也夫能未風而知雨方炎而知涼則其於周身
謀國之道可以無悔子先勉乎哉事之未彰子有以察
之事之既彰子有以應之母寧使人謂廼翁為不知子

陳氏四子字序

揭陽陳修卿作吏廣之清遠相遇如雅識見其二子大

兒八歲秀目大耳必能亢其家小兒七歲亦莊重不羣
其二在孩乳曰陳水屬也求以水名乃名之曰洙洙渭
洄夫洙泗聖人之域弦歌之風莫盛焉高山仰止後學
所企則字洙曰伯企射穿楊葉天下之絕藝也不知止
則有弓撥矢鉤之失黃鵠一飛沖天不知止則有垂翅
之患遇坎能止其誰先之則字洊曰仲止液金於銅百
鍊固在松栢混楓櫨之林歲寒而後判然君子守正特
立不與小人俱化渭之清湮不能濁也則字渭曰叔正

順流而下一日千里習其易而厄其難一舟遡洄十夫
努力少怠忽則咫尺不可上能踐其難易將至焉則字
洄曰季上

荆門集序

郡邑必有山水之勝詞人登臨垂著風什乃能發聞於
時荆門之西泉出山下播為雙竇南泉方五尺許膏渟
乳積來不見狀復行地中去亦叵測石崖有唐人留墨
北泉即山剡洞混混清泚宇以夏屋神龍所潛累甃如

橋導之東出貯為修塘石底沸白散亂金蓮碧草生焉
雙泉之陽別為方沼其源涌甚又股為曲水東穿潛玉
亭入於塘塘西南有堤闕過石橋與曲水會地益下始
淙琤有聲復為南沼二沼皆有蓮驚流濺沫東為曲澗
然後吐為長溪舊曰蒙泉今曰惠泉其蓮四時有花長
簪而五出黃中而綠表其心紫其鬚黃其葉不凌水光
可以鑑老柳百圍有癭如螻蛄波上踰望猶龍然一
壘之景於是為勝前題後詠碑板相照絕阻水歷當陽

抵玉泉則關氏血食之地有唐人詩鋟木於崇寧刻石
於政和辭未滿百兵革蹈藉木石俱焚冥搜殘編勵有
存者因摩拂斷裂芟翦輔益地無藏書家裒萃不能備
具圖泉石之狀於卷端使屐齒未及者可以想見梗槩
銘記數十篇得諸煨燼之末弃之固可惜至於故將官
諱寔以埃滅併贅左方以備荆門故事若舒公把麾於
咸平年方伯氏在三館故鷺序有寵行之句其間十數
公為時間人舒蓋藉以不沒紹興戊辰王公來自賢關

贈言祖道光燭頽然其首章則今丞相所作也一字之
褒榮今陋古百有餘年堅珉並峙公卿名氏星斗彪列
使地有九鼎大呂之重足以張大斯文編之所宜先癸
亥之秋予自道山歸耕棲遲半世與田夫樵子為羣一
旦起徒中佩印組所得同宗一逢掖之詩爾輒復青蠅
附驥知我者當為解頤自鄒蓋無譏焉

大宋登科記序

國朝登科記自建隆庚申至紹興之庚辰姓名登載者

母慮二萬三千六百人有畸為二十一卷後乎此者蓋
將億萬數而未止唐人所謂千佛名經良不足道先是
吳興學官有鏤板混然不分卷第所紀但進士而已制
舉辭科顧泯沒不傳貢士又傳著牘尾其他魚魯脫逸
不可縷析或一榜至誤百有餘字覽者不以為善其始
放唐姚康所作科第錄凡以是進者畢書之採摭功令
粗存因革其名冠禮部籍及仕至兩地悉為表出大魁
若異科則又識其鄉於下進士自慶厯後得其小錄始

可考建炎以來蜀人以道梗且遠不能造庭故中州漫不知其名氏今皆並列明經諸科國初取人甚衆史略其名莫能盡載武舉非文事童子或偕計吏或賜帛罷故弗著既成刻於新安郡舍蓋堂

重編唐登科記序

進士在唐最重公卿達官不以是仕者常怏然不滿其外有宏辭明經諸科而制舉之名多至八十有六於是
有登科記等書藝文志著錄姚康崔氏李爽三家二十

三卷會要載鄭氏上宣宗者十三卷崇文總目有樂史
修定者四十卷今多亡矣予家藏崔氏書正元中校書
郎趙儻為之序大氏顓載進士續之者自元和方列制
科訖周顯德乃止又從毗陵錢紳氏得一編起武德盡
大和頗兼制科而十遺五六予嘗考會要續通典諸書
補正之据唐人集增入策問及校中祕書亦得一編冠
以趙序殆與舊所藏略同而序次又不相類蓋後人損
益俱非崔氏本書世所傳鴈塔題名進士存者鮮焉獨

長慶一年不闕以證諸本皆異唐去今不三百年以最重之事傳數家之書而矛盾如此書果可盡信乎先忠宣公還自朔庭得昭文館姚康書前五卷最為詳盡而亡其十有一卷所載高祖太宗兩朝進秀甲乙總二百六十三人證此本乃九人而已故今所輯一以姚氏為正天寶以後則以三本合為一至其後先乖次不可悉辨為十有五卷云

隸韻序

六藝去古浸遠危廢矣冠昏喪祭家自為式賓主酬酢
無可觀之儀大賓客大祭祀亦屑屑唯掌故是聽執磬
祝敔聞者欲寐士之徹琴瑟匪曰有故桑弘蓬矢不設
儒家以射為武事弃弗習輿轎以當車而執綏之容不
復見持籌而計尚闕橫之為什伯何二首六身之

有禮樂射御與數五者蓋如此曰書之學雖存然好之
不專業之不精未見卓然名世可與義獻歐陽虞顏柳
齊驅者隸字傳於今有光武中元年石刻元初以後法

度漸整至熹平光和間亦極妙矣魏初稍變螭頭燕尾之體自能成一家歷十數年氣格日益卑下至晉而真行草競起隸習遂絕唐韓擇木蔡有鄰以八分擅場而結體嫵媚僅得孫根夏承之緒餘爾篆古鍾鼎款識皆已有韻獨隸刻世所艱得後學提筆輒書增點減畫變易偏旁漫不求是予家藏漢代廟中之碑幽室之銘墓門之闕與遺經斷石凡百有九十二種懼難聚而易失也因輯以為韻與我同志者必有取焉

隸釋序

秦燔書廢古訓而官獄多事乃令下杜人程邈作小篆而邈復獻隸書所以施之徒隸趨簡易也亦曰佐書漢魏之際蔡邕鍾繇梁鵠邯鄲淳俱有書名後魏酈道元注水經漢碑之並川者始見其書蓋數十百餘陵遷谷變火焚風剥至宣和政和間已亡其什八本朝歐陽公趙明誠好藏金石刻漢隸之著錄者歐陽氏七十五卷趙氏多歐陽九十三卷而闕其六自中原厄於兵南北

壤斷遺刻耗矣予三十年訪求尚闕趙錄四之一而近
歲新出者亦三十餘趙蓋未見也既法其字為之韻復
辨其文為之釋使學隸者藉書以讀碑則歷歷在目而
咀味菁華亦翰墨之一助唯老子張公神道費鳳數碑
有撰人名氏若華山亭為衛覲之文見於它說者才一
二爾其文或險而難解澁而太鑿者譬之紀甌部鼎咎
三代勵存之器其剥缺不成章與魏初之文數篇附于
後如斷圭殘璧亦可寶自劉憲賈逵已下字畫不足取

者皆不著

盤洲文集卷三十四